

好读

# 往事并非皆似烟

——读陈铺文集《蚁迹》有感



娄兴

庚子岁末,陈铺送来他的文集《蚁迹》,见之便觉欣喜。封面题字“蚁迹”两字,系张浩先生题写。见字如人,倍感亲切。文集绘图者为赵宗彪,图中人物根据我发在朋友圈上的“山里人家山里人”照片而作。更让我感慨的是三个专辑内容:“我曾如青”“少年和父亲”“故园碎瓦”。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曾有过知青这一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和陈铺以及许多知青一样,我对这一段岁月有着特殊的情愫。

翻开《蚁迹》一书,我马上被书中的人物和场景所吸引。非典型插队知青李正南、女知青亚雯、被称为插队知青婚姻标配的男主角刘文科……一个个物象、一幕幕生活场景,鲜活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在我看来,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是时间、空间和个性的综合体。处在什么样的时代、生活在什么样的地域、具备什么样的个性,便铸成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生命个体,展现出一幅幅截然不同的生活画卷。知青生活不光要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把握,同时也离不开

地域的特殊性和个性的独特性。从陈铺笔下一个个知青人物的不同境遇来看,他们正是时代、地域和性格的产物。除了实录知青生活,陈铺也写了他自己特别的人生体验和故乡的点点滴滴。从这些文字中,我读到他的个人故事,探觅他的内心世界。

陈铺自称“当过工、农、兵,从过政,沾过商”,但他在我的心目中,本色是文人。天台自古多才子,陈铺是天台当代才子中出色的一位。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百花文艺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文集《血地》。其时正值我主政天台,还曾以《浓浓的乡情》为题给《血地》一书写过一篇书评,发于上海《文汇报》。记得当时写过这样一段话,认为《血地》以独特的视角、文体和语言,向读者展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风俗图,给人一种平中见奇,俗中见雅的感觉,从而给神奇的天台山涂抹上几笔新奇的色彩。这段话今天用来评论《蚁迹》这本文集也是恰当的。因为陈铺总体的语言风格和写作特色,十分鲜明,他的文章的独特个性,一看即知。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的文章思想上变得更深沉,色调上变得更多彩,但其中有一条主线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故乡的浓浓情愫,对血地的深深眷恋。

在《蚁迹》中,陈铺对血地的意思做了详细的阐释。他先是说血地是指“祖祖辈辈生活劳动的地方”,亦即老家,随后说明在天台则特指妇女坐月子的宅居,指的是一个人的出生之地。从天台山到灵江之畔,从县城到省城,及至他后来周游四方,入都市,走边陲,出国门。他人生轨迹的范围,不可谓不大矣。但无论走到哪里,他心中所思,笔下所写,都从来没有脱离过他的血地。从《血地》到《蚁迹》,情感和思想是贯通的,精气神是贯通的。

出于几十年来对陈铺的熟悉与了解,出于陈铺笔下知青生活引发我对昔日知青岁月的回忆,出于对陈铺笔下故园风土人情的了解与喜爱,《蚁迹》一书,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

这种共鸣同时也有陈铺对我的了解和对我一些观点的认同。在“故园碎瓦”一文中,他引用了我走访仙居县仁庄村后发布在微信朋友圈中的一段话。在那段话中,我实录了该村在1958年成立公共食堂之后,村里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吃食堂,出工不出力,最后造成了不堪回首的后果,认为那座公共食堂在告诫子孙后代,要珍惜当下幸福时光,艰苦奋斗,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近三百字的一段话,他在文中全部引用,且以楷体字标出。从中可以感觉到他平日里对我发出的微信内容的关注。其文章中引用我的文字,也是对我所表达的观点的一种回响。

岁月如梭,逝者如斯。转眼间,我和陈铺都已过了古稀之年。许多往事如烟般散去,消失殆尽。也有一些往事,比如知青岁月,童年生活和故园记忆之类,镌刻于记忆之中难以抹去,不时想起。有哲人说,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他的写作始终离不开他自己,无论他所写的内容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无论他写的是哪一种文体,他所写的,终究离不开他的成长史、思想史,他所写的终究是他内心深处的独白。文字,是他内心世界的一种外显,是他情感河面上的一幅截图。

我一直认为,文章是留存思想和情感的最佳形式。古往今来,多少试图千古不朽的墓碑和建筑终究归于尘埃。秦始皇当年《泰山刻石》共140多字,如今只留下十字残碑。司马迁写下《史记》共52万多字,皇皇巨著,洋洋万言,至今一字不缺。文章的功用,何其大哉!陈铺在《蚁迹》中所记下的事,自然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能和史学巨著相提并论。但他用文章记下的一切,也是有价值、有意义,值得称道的。有感于此,我想做一首小诗来为这篇文章收尾:

知青岁月忘怀难,往事并非皆似烟。  
今有沉钟鸣寂响,且留蚁迹字行间。

书事

# 一套旧杂志,令人悲喜交集

张广星

非常感谢老同学永江,他在文玩市场淘宝时,也惦记着我的爱好。

2018年一个周日上午,他兴冲冲地打电话给我,在市场一书摊上,发现了《收获》杂志1964年全年合订本。此前不久,他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我晒自己淘到的《收获》1958年全年合订本,当时,他曾对我说“真难得,很值”。这回,他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我说“当然要”,请他代为买下。

那年端午节后第一天上班,永江一早就把合订本送到了我这里。看到《收获》大方简朴的封面和泛黄的纸页,我忍不住流露出兴奋的神情。翻开每一期扉页,只见上面都签有“刘麟”的名字。显然,刘麟就是这套旧杂志的主人。这让我颇为意外和惊喜,我不但熟悉刘麟这个名字,署名的笔迹我也熟悉。因为我的藏书里还有一本签有他名字的诗集《温泉集》,从签字内容来看,这是他赠给黄岩一位长辈的。刘麟,笔名刘季星,是黄岩人。他曾任北京《俄文教学》杂志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在翻译上颇有造诣,被称为中国资深翻译家。2009年,他获中国作协授予的“从事文学创作60年”荣誉证书。

在知道刘麟是我们黄岩家乡值得尊敬的一位前辈之前,我的藏书中就有署名刘季星的很多译著,如《果戈里散文选》《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屠格涅夫散文选》《托尔斯泰散文选》等。曾经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同刘麟老先生的家人通过电话,有过微信来往,才知道刘麟还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创办人之一,离休前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他主编过《巴金书信集》和《茅盾书信集》两部书。我本想书面采访刘老,请他谈谈文学生涯和小时候在家乡的读书生活,但当时的刘老已经体衰不想多谈了,倒是他的夫人和我聊了会儿。

拿到《收获》杂志1964年全年合订本后,我即用手机拍了刘老各期的签名,通过微信发给他儿子刘朱婴先生。刘先生很快给我回

信,说笔迹是他父亲的无疑。紧接着,刘先生连续给我发来多张图片,有《文艺报》发布的关于他父亲逝世的讣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外景和近景,以及悼念厅的很多花圈等。讣告显示,刘老是在2018年5月31日病逝的。这个消息真是太突然了,我本想把在台州老家发现他旧藏书的事告诉他,还想如果他老人家身体许可,请他书面答复我原先提出的几个问题,为他写篇报道,让更多的家乡人知道这位在文学翻译事业上取得丰硕成果的乡贤前辈。现在,这一切再也不可能了。

抚摸着刘老当年的旧藏,我在内心向他表达深深的思念和敬意。



陈静画

淘书趣事

# 邂逅旧书陌上行

陈天谷

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去各地出差。我家书架中存放的民国版文学旧书,不少因此淘得。

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出版的《宋诗别裁》,我是1962年8月1日从宁波市古旧书店买的,购书发票保存至今。

上海大光书局1937年二十一版、赵景深著的《中国文学小史》,我是1964年5月31日在上海旧书店买的,也保存了购书发票。这本《中国文学小史》,立论精辟,文笔轻松。作者在《十九版序》中,言及印数已逾2万。在当时,这确是一本精彩的文学史书。这册书,我曾有失而复得的经历,扉页上留有题句:“近十年前曾得此书,后散失,憾极。历数载,失而复得,甚喜之。岁月如流,十年蹉跎,自觉学业荒芜。把笔书此,叹息再三。一九六八年夏日挥汗于故土月湖。”题句之时,因文化大革命,我在上海出差回不了海门(今椒江),待在宁波家中一月有余,故而“叹息再三”。

上海现代书局1937年六版的《达夫代表作》,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四版的《达夫全集第五卷——散集》,这两册书淘于一次出差至温

岭期间。记得是在晚饭后,逛街偶遇旧书摊买的。还有四册宁波淘来的旧书,均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我戕成了残本,它们是《徐志摩选集》(中央书局1935年初版)、《张资平选集》、叶圣陶《文章例话》、郭菲西《一篇文章的构成》。

1966年以后,古旧书店陆续关门,我却意外地一次性“捡漏”三本民国版的古诗词旧书——1933年三版的《白香词谱》。那是一本十分经典的词学入门读物,有词牌100则,并有词牌别名、考证、填词解,且附有“词人小传”“晚翠轩词韵”。《板桥集》,收录诗、词、道情、题画、家书,可谓板桥全集了。还有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年四版、朱淑贞著的《断肠诗词集》。这位宋朝女诗人,因一生爱情郁郁不得志而早逝,其多数作品被父母在极度悲痛之中付之一炬,现存世者只是劫后余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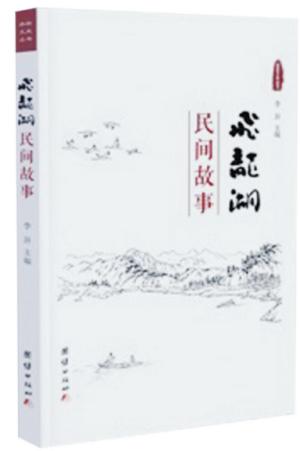
这三册在当时属于“不可求”的古诗词集,让我在临海的街头巷尾“遇”上了。其时是1968年3月,我从海门(今属椒江)赴临海参加宣传队,全天候地排练、演出革命文艺节目。期间,偶遇一挑担老汉,竹筐内有数册旧书。驻足询问之后,被我悉数收入囊中,此举确实可以称为“邂逅旧书陌上行”了。



陈静画

# “种”在大地上的绝美风景

——读《飞龙湖民间故事》有感



陈伟华

印象中,我孩提时读得最多的书,是民间故事。每当放学,脑子里便想着赶紧回家去读那本还没读完的民间故事。这类书籍里的故事往往生动有趣,令人百看不厌。

民间故事,是中华文化遗存中的活化石。它是前人生活、习俗、心理和信仰的遗留,也是民间百姓在生活中形成的共有的精神财富,更是一种世代相传的地域文化。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所说,灿烂的中国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根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半”,是人类重要的文明遗产。它不仅凝结着炎黄子孙的生活情感和人间理想,而且昭示着华夏民族的个性与精神。

近日,一本台州本土的民间故事书籍——《飞龙湖民间故事》深深吸引了我,看了以后,触动了我的怀旧情

怀,恍若回到过去的岁月。

《飞龙湖民间故事》,是台州作家李异主编的新作,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飞龙湖生态区,坐落于台州市区几何中心,路桥主城区的西部,是台州市绿色生态总体规划的核心区块,面积约28平方公里。它不仅是栅岭江排涝调蓄工程的主体工程,起着排涝调蓄的重要作用,还是一道绝佳的景观,有着优越的山水资源条件和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

飞龙湖周边,是路桥先民最早的聚居区之一,距今大约有2000年历史。在这片风光旖旎、人文荟萃的“宝地”上,有许多散落于民间的传说故事。这些民间故事,长期处于“野生”状态,随时可能随风而逝,有枯萎和湮灭的可能。为此,李异对飞龙湖周边民间故事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整理,编撰成了《飞龙湖民间故事》。

该书分为“地名与自然风景故事”“风物风情故事”“历史人物故事”三辑,共收录了40篇民间故事。该书的正式出版,对于丰厚地方历史文化底蕴,促进和繁荣路桥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提升当地人文精神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收在这本书里的民间故事,有记述人物、有记述风土人情,有记述奇异动物和植物等,还有对爱情的向往,对善良和美丽的讴歌,以及对贪婪和丑恶的批判,堪称路桥飞龙湖区块的一本完整的地方风物志、地方民俗志和地方传奇志。

这是一本关于河流的时间之书,语言简洁、思路清晰、张弛有度,让读者可以享受一气呵成的阅读快乐。其内不乏精品佳作。作者在编撰这本书时,力求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当作内容素材,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使人们被压抑的本能,借助幻想得以提升和升华。

“许多人知道,飞龙湖是新挖的人工湖,但飞龙湖为什么取名飞龙湖?跟龙又有什么渊源呢?却少有人知。相传飞龙湖一带,每逢农历二月初九,就会下起蒙蒙细雨。当地人都说,这是龙子来探望母亲,洒下的滴滴眼泪。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飞龙湖民间故事》开篇的第一句话,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心。该文题为《飞龙湖的来历》,是一篇故事性较强的叙事散文,娓娓道来,把读者带入想像的空间。透过字里行间,可见作者创作的初衷,他迫切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大自然,便以自身为依据,想象天地万物都像人一样,有着生命和意志。又如《九龙泾与九龙桥的传说》一文,情节跌宕起伏。在这个民间故事中,有很多感人的情节,催人泪下。

《飞龙湖民间故事》编采是路桥区政协文史委的重点课题,他们携手路桥区飞龙湖生态区建设发展中心、李异文学名家工作室共同开展。主编李异,是浙江省作协会员、路桥区作协主席,是一位笔耕不辍、逐梦文学的职业作家。为了编写好飞龙湖民间故事,课题组曾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听长辈讲我们村的民间故事》征文比赛,并多次进行实地走访,挖掘、记述和整理飞龙湖区域那些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从而用鲜活、精炼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创作出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书内的佳作,如《南北工匠斗艺造戏亭》《涌泉庙的故事》和《徐偃王教民耕作》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路桥区还多次召集举办创作研讨会,邀请专家对质量进行把关,使之更为鲜明生动,更具可读性、可传播性和艺术感染力,由此填补了这块文化保护和文史资料工作的空白,堪称本土文化的精品。尤其是对飞龙湖景区开发来说,更是一项“注魂”的工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意义。